

爬出青春的沼泽

——读槐下《槐旧小说集》兼及《沼泽》

徐琳



《槐旧小说集》
槐下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

二十二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
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
喑哑在流浪的主题里
你来了
我走向你
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
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
擦拭着我裸露的孤独
(朗诵诗《四月的纪念》)

好多年前,青春年少,是这首朗诵诗《四月的纪念》的陪伴,让我度过那些迷茫的、孤独的夜晚。低沉但具有穿透力的男声,甜美里夹杂着无尽柔情的女声,通过半导体的音箱传递出来,在暗黑、狭小的空间里流淌,擦过耳畔,像一股泉跌入池中,在胸腔里会聚,一汪幽静。

周末的晚会,有男生在台上抱了六弦琴,弹《爱的罗曼史》或者《致爱丽丝》。

年少的孤独与仓皇,总需要一首爱情诗、一首名曲以及一把六弦琴扫开青春的迷障。也还是无力,内心是涌动的沼泽,覆盖着苔藓与杂草。一经触动,仍是愈陷愈深。

每一篇青春日记都记录着这样的无力吧。

“‘拉萨……’我没有意志去告诫自己不要再去了为理解这省略号而作出意想不到的行动,我不必这样徒劳地与自己的沼泽做持久的斗争,我是属于它的,它并非属于我。我知道我大约会知道怎样去面对那些省略号,这串省略号像一条漫漫的路伸向远方,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沼泽》)

这是槐下先生《槐旧小说集》里《沼泽》一篇的结尾。作者在他这本小说集的《跋》里写:“都说人生就像一场梦……并无慧根、生于穷乡僻壤的我因为语文老师的一句赞扬,在内心便悄然播下一颗文学梦想的种子,从此发了芽,开了花,但却没能结出果实来。”

“没能结出果实来”,是作者对自己青春岁月的苛责罢。

求学川大,文学系毕业后却屈身于江南小城的造纸厂。所幸后来,槐下先生终于得以离开造纸厂,做了大学教授,做了书斋里的学者。做了学者后,他的文学梦也随之终结。

终结了吗?人到中年,槐下先生从大学二级学院院长岗位上辞职,做学问之余又整理自己“从18岁到29岁这12个年头里的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习作”。他给自己的这本集子定义为“小说习作”,终究是学者式的严谨。这严谨,他不仅仅是用在做学问上,更用在看待自己的文学创作上。在这点上,他比那些眼高手低的人高格很多,至少好过那些“拿水果刀砍大树”的学者文人。

他身上的严谨除了做学者的养成,也还有与生俱来的品格罢。

这篇《沼泽》作者附“槐下曰:这是一种心理描写的尝试”。

厚厚一大本《槐旧小说集》,作者写旧时乡村的学徒工、年轻男女婚恋、女孩的未婚先孕、买卖婚姻、大学生抽烟、校园恋情、“三班倒”的车间生活等等,我独独喜欢这篇《沼泽》。但这喜欢,又跟我一贯的阅读喜好一点都不搭边。“槐下曰”里,他说“那时正接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赞同他关于潜意识的观点”,以及“文学界也流行‘意识流’小说”。很明显,他其时的创作受此影响。但“意识流”小说素来并不在我的阅读喜好里占据多大的位置。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算是很久之前认真读过的一篇意识流,但他言及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以及国内的意识流作者,我几乎都无甚接触。

写作者不断突破自我,多做各种尝试。阅读者的选择未必会被流行或者作者的名头绑架。当然,这多半是阅读者历经山水后的状态。

作者说他的《沼泽》是心理描写,归到“意识流”一类。我却不太赞同。小说写“我”的室友Z君在教室捡到一本课本,带回宿舍。室友带回来后,顺手丢在一边,“我”却好奇拿来看看,发现书上有一个女孩的名字,也有女孩的宿舍地址。“我”几经心理斗争,终于在很久之后,根据书上留下的姓名、地址把书送到女孩的宿舍,却被告知女孩已经毕业,回西藏拉萨去了。

“拉萨”是隐喻,“沼泽”也是隐喻。远方与无力,是青春的标签,无比鲜明也无比动人。

与其说《沼泽》是一篇意识流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青春笔记,记录着那个年代的男孩对于与异性交往的曲折幽微的心理,它有别于当下男女交往的崇高感、洁净感。

想到这一层,我始悟自己为什么独独喜欢这篇《沼泽》。《沼泽》揭开一幅春帷,那里是青春的悸动与暗喜,逃离与靠近,挣扎与无力……它和我在这篇文章篇首写到的朗诵诗《四月的纪念》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听到、诵到,没有办法不入耳、入心。

何人不青春?爬出青春的沼泽,如此而已。

《海上风情录》跋

鱼丽

缓慢地完成这本书,颇有些珍重芳姿昼掩门的意味。一本书能集结出版,完全是敝帚自珍的缘故,至于读者是否喜欢,颇有些惶然。

在上海这么多年,因为谋生,周折了很多时间,当时是不自知的,回头再看,浪费得简直奢侈。写作是近几年事,也有点想法,但是,限于才力,所想与所写,在表达上,并不能很好地契合。而且,平时常常耽溺于一些感性的表达,追求一份典雅的意境,而忽略于理性的沉思,所以写作的内容与形式,较多呈现出的是语言上的美感,而少一种思想的凝练与深邃,所以,呈现出的气象,离自己的目标相差万里。

散文的阅读,是有多重门的。理想的是,无论推开哪一扇,均能发现其中有自己喜欢的精美美玉。最近的阅读,想回归到本原,以读原著、看古书为主。每个人都是有来处的,阅读也应有来处。同时,也调整写作的节奏与内容,理想的希望是,在阅读与写作的深呼吸之中,关注文学永恒不变的诗性与哲理,最终还原出自己的写作路径。

古人云:五色令人目盲。写作也如此。在当今文字垃圾成堆的情况之下,自己平时趋向于少写,如果写作还仅止于一些五彩缤纷的谋生文字,那就还是少制造一些泡沫,少一些琐碎的、枯窘的闲谈。

而且,我现在很难目迷五色、心有旁骛了。我只想集中精力,关注于写作。平时,不论是阅读,还是行走,对浸润有古典诗意之处关注多些。这是我的大方向。我的一位复旦老师骆玉明先生,曾经写过一本《美丽古典》,这四字,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古典文学的本质。虽毕业多年,碌碌于俗事,但美丽古典所深蕴的诗意与风雅、悠闲与尊严,仍使我迷恋与喜悦。只是,古典的简洁之美、深邃之美、典雅之美,等等,在我的写作之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表达与展现,我只能以简洁的感怀之念,来表达自己对美丽古典的向往,同时期待,在今后的阅读与写作中,继续领略和体悟其中的堂奥之美。

有说,写在水上的文字,是为浮辞;人生的历程,亦如水之波纹,是为浮生。而写作之梦,也是浮在水上,是为浮梦吧。

这本书断断续续,写有几年,回头再看,正如历经梦境。

起初,打算以上海为主题写一本书。比如,书中写到的白玉兰、夹竹桃、古猗园、丁香花园、傅雷故居、尚贤坊等,这些都是我在上海生活十几年的印痕,写作时间较早。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兴趣又有了新的转移,转向关注上海江南方面的风物,因而有了关于顾绣、园林、音乐、书画、人物方面的文章,后来的笔记,主要是围绕这方面的。

个人认为,这期间的语言文字,是有些色质的差别,但是,也都是些散漫所思,不成体系,多为青瓷碎片,上面的花鸟、山水、人物、书籍,看似繁花似锦,虽显现着瓷的圆润光泽,却都是斑斑驳驳,残缺模糊的。

书中关注的一些主题,比如园林、刺绣、书画、植物等,在以后,会进行比较深入的阅读与写作,而非本书所呈现出一种较为肤浅的线描。这是我今后立意努力的方向。

只是,无论身处上海,还是行走江南,始终记得,自己只是一位异乡女子,是以一种异乡人的眼光来看这都市之美,这就无形之中,会为写作烙上一种色记,是无可回避这层色差的。

相较其他事,我最喜欢的是读书。与书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静静地编书,一个人逛书店,与作者联系、约稿,与朋友聊书等,都是我喜欢的。而写作,尤其是深夜里的写作,则是读书之后的自娱自乐,它营造出一处思想徜徉的幽境,自此,生活也仿佛有了矜持,不禁带着些弧度的斯文。迷恋其中,是因为里面不仅有静,还有轻水拍岸的声音,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份心灵休憩的场所。

本书写作的跨度,是多年的随笔结集,其中多是些私人感悟,写作方向也不是以宏大的叙事为目标,而偏于细致微观的个体呈现,女性色彩较浓,这与个人闲散性情有关。大概,我是很难写那些慷慨激昂之作的,有时,即使心中有万千感受,写出来,也只是淡成一幅水墨画。我始终追求的心境,是由东方未明转微明,回归古朴先民时代,天真且质朴。而已。

回想起来,日常生活中的行走与感悟,犹如行山阴道上,终会目见美好之色,绵绵不绝。

挚友汪凌为小书作序,其中透露出的水墨般的交往情谊,确实让这略感清寂的文字温暖从容了许多。

因了女儿宜徽,给我以灵感,以她名字中一字,为书房命名,曰“徽斋”,我也是立意在此间,进行年深日久的阅读,于伏案之际,摩挲出美玉书籍的包浆之色,最终捧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然而,我也深知,实际上,人世间的大山水,比之简陋的书斋阅读与写作,又是多么的气象万千。

一本书的出版,并不是结束,而永远只是下一本书的开始。而写作,该是有延长线的。我希望,我始终站在古典文学的轩廊里,向绵绵不绝的写作芳径,眺望。



《海上风情录》
鱼丽 著
中国民族出版社